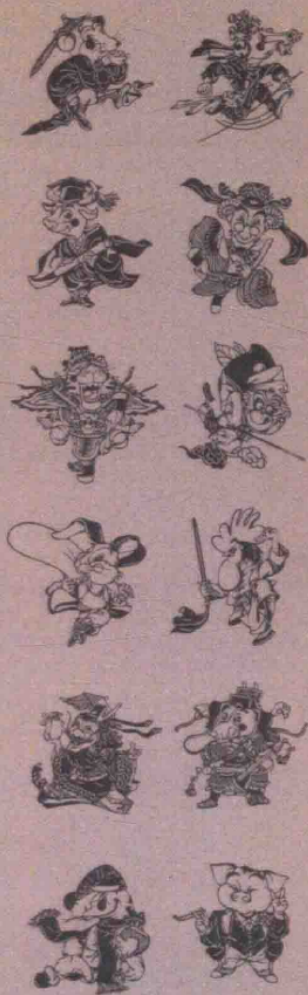


十二生肖乱弹

——老毒物杂文集

林海 著



十二生肖乱弹

——老毒物杂文选

林海
著

林海，生于一九四九年农历六月初五日，今已六十有七。一九六六年毕业于贵阳市乌当中学初中部。时值“文革”，未获毕业证书，即是一个没有文凭的初中生。一生坎坷，家境清贫，然对文学的追求孜孜不倦，未尝懈怠，对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、杂文、武侠（小说）都有涉猎。散文《夏日人生》、《读书记忆》曾在《贵阳日报》与贵阳市作协举办的全国征文比赛中获得优秀奖、二等奖。现为贵阳市作协会员。虽深知自己的东西难以登堂入室，然其苦可叹，其勇可嘉，其心可鉴。

人生一世如白驹过隙，若非读点书充实自己；做点事情有益家庭、社会；说点话让后辈儿孙琢磨思考，岂不成了一个酒囊饭袋、消费的机器？故而把所谓作品编辑成册，赠予师长、同窗、同仁、亲友、晚辈惠存，以兹流传。

因部分作品曾以网名老毒物在网上发表，故将“老毒物”冠于书名之中，特此说明。



柳州鱼峰山留影 92.11



然而，我并不后悔。人嘛，就要有个人样；不论坐立起卧都不应该失却人形。为三斗米折腰泯灭了自己的天性，有什么意思？何况，人生如果不称意，还可散发弄扁舟。只是换个活法而已。

摘自——《喜笑怒骂任随之·自序》

有灵性才有想象；有想象才有创造。有灵性才会产生“明月几时有”的奇想；才会有“我欲乘风归去”的豪情；才会有“谈笑间，强虏灰飞烟灭”的镇定与自若。

摘自——《鼠之褒贬及猫品杂论》



固然，好话人人爱听，
但是一定要分清是真话还
是假话，真话自无恶意，
假话必有迷药。你想，拍
马屁者甘愿舔别人的肥沟
子，岂会没有图谋？

摘自《马年二题》

人是天底下第一宝贵
的东西，人强了一切事情
都好办。一个人有了强健
的体魄，才会有活跃的思
维；才能正常生活、学习、
工作、创造。

摘自《羊话聊斋》

目 录

嬉笑怒骂任随之·自序·····	1
忠义与变节——为狗正名·····	3
猪·八戒嘴脸·及国人情性之乱弹·····	7
鼠之褒贬及猫品杂论·····	10
牛之说·····	15
虎之爱恨说·····	19
兔年·兔话及裙带关系·····	24
龙调反弹·····	27
蛇之闲话及人毒蛇毒之比较·····	29
马年二题·····	32
羊话聊斋·····	36
猴哥何必太猖狂·····	40
由“鸡鸣狗盗”说起·····	43

嬉笑怒骂任随之

· 自 序 ·

十多年以前，贵州e友社区有个叫《白蚁书巢》的版块，专一发表文学爱好者的贴子。不分亲疏厚薄，不讲有名无名，也不论先到后到，甚至优与劣均可忽略不计；只要你有足够的热情，只要你宣扬的是真善美，鞭笞的是假丑恶，便会给你发表。在几个子女的鼓动下，我也像一只白蚁钻进书巢。不过，凭我的水平，仅是凑凑热闹而已。

初初习作，感到十分惶惑，写些什么呢？几十大岁的人，好歹知道写文章须首先有思想，即是你想表达些什么。所谓灵感，可能就是这样一句话：哦，就写这个！刚刚发蒙的学童因为没有阅历，不知道该写些什么，所以就由先生命题，于是就有了命题作文。无论以前的科考还是现在的中考、高考均是命题作文。

我，就像一个懵懵懂懂的学童，虽然有欲望、有冲动，但是六月间的毛栗——周身是刺，要想剥开却无从下手。好在几十年的光阴，让我碰到过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事；见识过许许多多颠三倒四的人，竟然鬼使神差地想起：不如就拿十二生肖说事。这就是《十二生肖乱弹》的由来。它实际也是几篇命题作文。

既然写的是禽兽，就没有什么好听的词，大多是粗话脏话；嬉笑怒骂任随之。我素来见不得齷齪，即如众人讲的眼中揉不得沙子。所以那种披着华丽外衣的蛀虫，说人话的鬼，道貌岸然的人渣只要撞到我的枪口，我必公然斥之。我经常说阴谋搞不赢“阳谋”。浑然不知这种做法是要担风险、付代价的。所以，我虽然

二十五岁就是副县，还是被人编排了莫须有的罪名整丢下来。我终于知道了不但老虎的屁股摸不得，就是猫咪的屁股也摸不得。耗子舔猫鼻，岂不是找死么？

你不是标榜自己正直么？你不是敢直言不讳么？不给你舞台，看你还怎么胡言乱语！

然而，我并不后悔。人嘛，就要有个人样；不论坐立起卧都不应失却人形。为三斗米折腰，泯灭了自己的天性，有什么意思？何况，人生如果不称意，还可散发弄扁舟。只不过换个活法而已。我这个人属牛，天生的牛脾气，不会拐弯。虽然因为这张嘴巴吃了许多亏，可还是闭不上。自从进了《书巢》以后，大喜过望；认为“笔伐”比“口诛”更来劲。为了把那些猪狗不如的变节者、吃喝嫖赌的腐败者、指鹿为马的专权者以及专一咬人的毒蛇、吃软饭的肖小、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君子……骂个周全，短短的十二篇文章竟然写了十一年！不过这中间也出了错。庚寅年，重庆打黑如火如荼；一向嫉恶如仇的我便把这件事记了下来，其中对薄某人不乏溢美之词。后来其出了大事，是否把给他脸上贴的这层薄薄的金撕下来？这个问题让我颇费踌躇。我想，这吐出去的口水、泼出去的米汤岂可收回？何况这是历史。

十二生肖的排序应该是子、丑、寅、卯……如此一溜下来。因为我是从狗年起笔，所以就拿第一篇“狗文”排头。又因为觉得时间拖得太长，人又太累，所以未到鸡年就把《由鸡鸣狗盗说起》写了。

人们都说“文以载道”。这几篇拙文是载道还是个人的宣泄，自然由读过这些文章的朋友评判。

是以为序。

忠义与变节——为狗正名

今年属狗，写狗的文章便多了起来。为附庸风雅计，我也写一篇关于狗的文章，权且叫做“狗文”吧。

其实，我对狗的知识几近为零，只知其又可称之为犬；从书本上知道按其功能可分为看家犬、牧羊犬、猎犬、军犬、警犬，作为宠物的玩具犬等等。人们称从事写作的人叫文人，从事文艺表演的人叫艺人。我由此而可知在马戏团表演的狗，应该叫艺狗；至于在西北利亚拉雪橇的狗，应该叫什么狗或什么犬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

由此而可知，狗与人类关系之密切之重要，乃是不争的事实；说狗是人类的好朋友，也绝无夸张之嫌。狗不但给人极大的帮助，它们的肉体也给人类提供了很高的使用价值。其肉可成为人们的佳肴，皮毛可供人们制成价值不菲的衣物、垫子、褥子等，其胆囊、膀胱中沉积的变异物“狗宝”，竟是治疗痢疮的灵丹妙药。令人所不齿的狗身上最肮脏最污秽的“鞭子”，却可补肾壮阳。那些达官贵人、富商豪贾进得狗肉馆，必定要吃此物；如果没得那一根含在嘴巴头，他们便会拂袖而去，光顾另一家狗肉馆。

狗吃的是屎，贡献给人类的丝毫不逊色于吃草挤奶的牛。可悲的是：人类颠倒黑白，指狗为坏。世上所有的脏水都朝狗身上泼，所有的屎盆子都往狗脑壳上扣。什么疯狗、野狗、烂母狗、癞皮狗、哈叭狗……，不一而足。甚至和狗沾不上边的坏人坏事也拿

来和狗联系在一起，如狗头军师、狗眼看人低、狗急跳墙、狗苟蝇营……，数不胜数。于是，人们恨狗恨得咬牙切齿，说什么“落茅厕的狗救不得”。一代文学宗师鲁迅先生，更是大声疾呼：痛打落水狗。一股置狗于死地而后快的革命气慨。

悲呼，狗哉！冤呼，狗哉！

首先拿狗和人作比较的是前苏联神经学专家巴普洛夫。他通过用狗做试验，创立了条件反应学说。可见狗与人有相通之处，不然它怎可通人性呢？

狗目光锐利，嗅觉、听觉犹为灵敏，身轻体健，性格果敢。连傲视苍穹、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，它都敢去撕咬。有谁敢仰天而啸？唯有狗，哮天犬也！有谁敢对视为正神的太阳说“不”？唯有狗，狂犬吠日也！

我对狗情有独钟，在于它的忠贞不二。民间有俗语云：“儿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。”在人类豢养的所有家畜中，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大部分都会逃逸。唯有狗，即使三天不拿东西给它吃，也不会离家而去；至多在外觅点野食又回来。不管主人富裕或贫穷；发迹或没落；甚至遇到天灾人祸，它都不会离你而去，不会如人作猢猻散。如果主人迁徙，即使千里之遥，它也会和你一道跋山涉水，绝不退缩。

作家陈应松在二〇〇五年第十期《人民文学》上，给我们介绍神农架的一条赶山狗——太平狗。“太平”悄悄地跟着它外出打工的主人走出了神农架。在艰难的行程中，它曾多次舍生忘死地救助它的主人，即使无奈的离散或困于屠狗的樊笼，它所企望的唯

有主人的身影。“太平”的主人客死他乡以后，它便坚毅地踏上了回乡之路。陈应松对此有以下一段精彩的文字：

它跟着飘渺的主人，跟着云端里的呼唤，在星星的指引下，嗅辨着若断若续的来路，向回走去。

越过千山，涉过万水，不停地行走，不停地寻找着那从小熟悉的气味。它走掉了身上的毛，走秃了脚爪，尾巴被围攻的野狗扯掉了半截，耳朵拉开了口子，一只眼睛被顽童戳瞎了。它见过世面，伤痕累累，泪流成河，可脚没有停下半步。它死了，又活了；活了，又死了，九条命（猫狗九条命）已经用了八条，还有一条攥在自己手里。它走着，走着，已经不是一条狗，是一个行走的魂。

是啊，“太平”不是一条狗！是一个肝胆相照的生死之交，是一个铁骨铮铮的忠义之士。

我不禁想起一句骂人的话：比狗不如。在现实生活中比狗不如的人，我是见得多了。三十多年前，我被提拔到公社工作。我们公社的办公室主任对党委书记奉若神明，亦步亦趋，从不越雷池半步。后来党委书记调离，这位老兄便编排出党委书记的诸多不是，会上会下、人前人后大肆渲染，这个党委书记仿佛变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。当时，我血气方刚，且有一点地位，拍案骂道：过去有些人象条狗，现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大老虎。

又有一位老兄，是某乡企业公司的经理。乡长和他是故交，亦公亦私对其工作都是大力支持。其对乡长敬畏有加，宛如对自己的亲兄长一般。乡长调离以后，我和他开玩笑说：你哥调走了，你的工作可能不好搞喽。他应答说：我从来是跟线不跟人。我愕

然立于当场，心中就像倒了五味瓶，真是百感交集。在此的跟线不跟人，说白了就是投靠新主子。

现在的官场，当面阿谀奉承，背后诋毁谩骂；稍有闪失，便遭落井下石……。更有当面反目者，往往令当事者哭笑不得。某人调到我们乡当乡长，他有一个曾在一起工作的朋友也在我们乡，这个人对他尤其友好，经常吹嘘他和他如何铁、如何好。不知什么原因，一年多一点便被调离。刚刚宣布完毕，他这位铁哥们便在大庭广众之下挖苦说，送你一个“一年半”的绰号。其意是说乡长没出息，在我们乡只干了一年半。其讥讽不屑之色溢于言表。

如此种种，印证了某些人是大大不如狗的。今后，我们不应把许多不适之辞冠之与狗。相反，则应如狗不嫌家贫，不嫌母丑，不嫌主贱，做一个忠义之士。

猪·八戒嘴脸·及国人情性之乱弹

属相是一个写文章的好由头。往年，岁末年初，很多人就会拿次年或当年的属相渲染一番。不管什么属相，或褒或贬总有不少的说法。比如鸡年，就会以“雄鸡一唱天下白，”抒发拨云见日之喜悦。猴年，就会用“金猴奋起千钧棒，”赞勇者无敌之雄风。虎年，叹“力拔山兮气盖世”的王者风范。牛年，惜“老牛自知夕阳晚，不用扬鞭自奋蹄”。羊年，用“三羊开泰”祈福。兔年，借嫦娥衍生出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。至于龙年，那溢美之词更是多多，难以一一列举！

公元两千零七年，岁次丁亥，属猪。然而，这条金猪已经走得快只剩下一根尾巴了，还鲜见恭维这位二师兄的文字。老毒物不才，斗胆写下如下一些粗俗的文字，以为书巢补缺。

国人说话讲究幽默，好打比喻。骂人有指桑骂槐之绝招，经常把对人的气发在某一种动物身上。比如说某个人愚蠢，送之一个“猪”字即可。贵阳人宽容，往往还要在猪字的前面加一个“憨”字，有一种“憨态可掬”的趣味。当然，贵阳人的这种说法是长辈对小辈或密友之间的戏谑；对其他人还是统一的“国标”。猪除了低能以外还特懒，所以那些懒惰之人往往被斥之为懒猪。猪的懒与蠢这两大缺点是铁定的事实。但是，仅凭这两点，人们便对其恨之入骨，实使老毒物百思不得其解。你看，人们对猪首先是一刀了帐，然后抽筋剥皮、剔骨敲髓，经过千刀万剐之后就啖其肉、寝其皮。这，是不是太过！

然而，当拜读了《西游记》，看了那个被吴承恩人性化的猪形象；识得猪八戒的嘴脸以后，觉得这个还被人们称为猪刚鬣的家伙确实可恨至极。

猪八戒除了懒和蠢以外，还有许多恶劣品质。像是自不消说的；好色虽然是路人皆知的事情，因有特点不得不说上几句。特点一：色胆包天。不但染指良家妇女，连玉皇大帝的御用品嫦娥都想揽入自己怀中。特点二：美丑不论，人妖不分，只要是能下崽的动物，他都垂涎三尺。所以，竟敢冒着生命危险变成一个鱼儿，在几个蜘蛛精的胯裆头钻来钻去。真是：蚂蚱也是肉、老母猪也是荤菜。现在的贪官，在女色上比猪八戒有过之而无不及！所谓十个贪官十个淫，再说不假！胡长青之流就是明证。

吴承恩在《西游记》中，除了用很大的篇幅描写猪八戒的好色之外；还浓墨重彩地刻画了猪八戒告密者的嘴脸。告密，现在写成打“小报告”。贵阳把这种人叫告嘴婆或怂祸包，这是很生动、很形象的。由于心虚，告嘴婆在进谗言的时候总是忸怩作态、羞羞答答。就像娼妇接待嫖客时总是装出一幅无可奈何的样子。其实心中早已盘算好请君入瓮的念头。你看，一有差池，猪八戒就哼哼唧唧的对唐僧说：“这是猴哥干的。”或者来一句“都怪那个猴头！”孙悟空为此不知吃了多少紧箍咒的苦头。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，中国不知因告密而冤枉了多少忠臣孝子；葬送了多少志士仁人？不过，孙悟空极其幸运，竟未被流言击倒。否则，取经大业真会毁于猪口！

吴承恩虽然会笔下生猪，把“假、丑、恶”用一个活灵活现的艺术形象奉献给世人；虽然其也洞悉天上人间的诸般事理，却不免百密

也有一疏，漏掉了槽中无食猪拱猪这一节。当然这与他不是养猪专业户是相关联的。老毒物这一点比吴承恩强，毕竟当过猪倌。亲眼看到过槽中无食那些猪们这个撬过去、那个拱过来的情景：真没有片刻的消停。吃政治饭的人把这种现象叫“窝里斗”。“窝里斗”必然产生内耗，这是明白不过的道理。如果少些猪拱猪，中国早不是今天这个样子。美国算什么？他们只不过一二百年的历史。而中国却有几千年的文明。上个世纪五十年代，日本、德国这些现在的经济强国，因二战的失败还焉巴屁臭的；而中国因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”，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解放，经济形势如中天之日一派光明。响亮提出了“超英赶美”的口号。可惜好景不长，一九五七年发生了“反右”运动，一九六四年又搞“四清”，一九六六年发动了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到“四人帮”垮台，起起落落二十几年的时间中，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拱去拱来，真是随时变换大王旗，把经济弄到了崩溃的边缘。如果吴承恩在《西游记》中多整一个猪八戒，人们便会从猪拱猪中得到警示，可以避免发生许多闹剧、悲剧。

读《西游记》，有猪害胜于妖的感觉。这种感觉的产生，除了恶心猪八戒的种种劣迹以外，还因为他是一个意志薄弱者。其动不动就要分行头散伙回高老庄。真正起到“帝修反”无法起的作用。猪的恶名大致可以概括为“贪、谗、懒、占、淫、假、坏”。国人或多或少都沾点边儿。那些贪官更是集猪名于一身。“贪、占”，他们吞电线还嫌短；“谗”，他们一口可以吃掉一头牛；“懒”，他们公干有秘书、私事请保姆；“淫”，他们到处彩旗飘飘、花样层出不穷；“假”，他们欺上瞒下、大搞数字政绩；“坏”，他们拉帮结伙、打击异己、陷害好人，……

呜呼！猪是如此之坏，人们何以还要让其在十二生肖中占一席之地呢？

鼠之褒贬及猫品杂论

去年，在《书巢》发了一篇《猪·八戒嘴脸·及国人惰性之乱弹》之臭贴。版主即令鼠年要写一篇关于老鼠的文章。有什么好写的呢？这个人人喊打的家伙，给人的印象实在比猪不如，得到的评价也尤其糟糕。何况其与我又有莫大的过节！实在懒得动笔。

一九八三年，我停薪留职去当养鸡专业户。那饲料仓库便成了老鼠的乐园：几千斤饲料任由它们享用糟蹋；上好的麻袋被咬得千疮百孔。又不敢喂猫，——猫是会吃小鸡的；更不敢放耗子药，只怕毒鼠不成药死鸡。虽然恨得牙痒痒的，还是只有干瞪眼的份。某日看《孙子兵法》，学到了欲擒故纵这一招。当时真是大喜过望，自以为得计。遂将仓库的所有缝隙堵死；把仓库门留一条缝。意欲开门揖鼠，关门打耗。吃过晚饭以后，天已全黑。我带上一个工人蹑手蹑脚来到门边。关门开门只是一瞬间的事。当我猛然打开电灯的那一刻，看到了空前绝后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场面：几十只耗子发疯似地向门边冲来。其中一只竟慌不择路，由我的右裤管窜进胯裆，尔后由左裤管溜出。幸好我穿有一条紧身棉毛裤，老鼠只是隔裤抠痒；否则，定会被耗子爪爪抓得伤痕累累。又幸好那时心脏极其健康，否则，定会被吓得半死，落下胆小不如鼠的臭名。呜呼哀哉，死于鼠爪，岂不冤乎？

自“八三”事件以后，我对老鼠是避而远之。可这人啊，倒霉的时候是忌讳哪样偏会摊上哪样。今年元月六日，我又和鼠辈

过了一招。当天下午，有人邀我去白云公园门前的大天元酒家喝喜酒。我揣上几张“老人头”，喜孜孜地坐上中巴车。从家到大天元酒家不过两公里多一点，不想下车以后包中的钞票已不翼而飞。皮外衣的岔包被刀片划得稀烂，内包也被割开几个口子。当时惊呼：遇到摸包儿了！旁边某公笑曰：什么摸包儿？君之荷包是耗子咬的。我不禁哑然：是的，是的，确系耗子所为。不过，这人中的鼠辈要比真老鼠厉害得多。当年老鼠钻进胯裆，因玩不出“仙人摘桃”的妙招，也拿我无可奈何，最后只有落荒而逃。而今天，人中的鼠辈不显山不露水就掏尽我的烟饭钱。岂不是人害大于鼠害哉！

不过，老鼠虽坏，却是灵物。这里有书为证：

报载，北京大学有一位叫季羨林的老先生曾经解释说：古人之所以把鼠置于十二生肖的头牌，是因为老鼠机灵、充满智慧；而它脚下的那位牛老二，则是埋头苦干的好同志。机智而又勤劳，人足可安身立命矣。如此说来，老鼠还有人学习的长处哩！这是夫子之言，不知可有佐证？而民间庶人对鼠之灵异却言之凿凿，不可不信。以前，煤窑中只要发现有耗子乱窜，人就要立马撤离。因为随之而来的不是瓦斯爆炸、水仓爆炸，就是巷道冒顶。有了老鼠的报警，挖煤匠（旧时称谓）避开了一次又一次矿难；从索命无常的手中逃脱一回又一回。所以，以前的煤矿工人绝不伤害老鼠。还有人戏谑老鼠是他们的师傅哩。老鼠之灵异，由此可见一斑。

由鼠而及人，贵阳人爱把同伴中智商高、聪明诡诈的人叫“奸